

PERROTIN

JR

Fantastic man,

Young, and on the Road ! 年轻的人，始终在路上！

February 2026

(JR) Young, and oooon the Road!

(年轻的人，
始终
在路上)

撰文 袁璟
摄影 严玉峰

(Fantastic Man)



→ 艺术能改变世界吗？对于艺术家 JR 而言，伴随着过往数十年的创作生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愈发清晰。在他的上海个展“翩然人生”开幕之际，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创作和艺术信念。关于这位风靡全球又略显“神秘”的法国艺术家，大多数人或许永远不知道他在卸下礼帽和墨镜后的真面目，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过，我们可以把“JR”理解为“junior”的缩写——他始终保持着“年轻”的状态，始终在路上。

(Young, and on the road)

19世纪的巴黎，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发现了“都市漫游者”的存在，这些人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无目的的闲逛过程中，用眼睛扫视城市的每个角落和缝隙，成为了时间和空间在城市留下印记的见证者。在21世纪的当下，人的尺寸在公共空间不断被压缩，人们感叹着城市漫游者在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奢望之时，艺术家JR (Jean René) 以他标志性的“大眼睛”作品“占领”建筑立面，代替广告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似乎形成了某种回响。如果说都市漫游者是以水平方向的视线观察城市空间，那么JR则更像是都市的“登临者”，用自己的身体以一种垂直、俯视、游移的角度来感受城市，感受世界。

时隔十余年，JR又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这座城市完成过“城市肌理”项目，将上海老人的肖像放大后贴在即将拆迁的旧楼外墙、贴在所剩无几的城市水塔上，也曾经开着他的照相摊卡车，随机给街头的人们拍照，放大后贴满了新天地的街道和橱窗。这一次他在贝浩登（上海）带来个展“翩然人生”也选择了过去十年间创作的20幅精选摄影作品，呈现于这幢历史建筑的独特空间内。

展览中多数作品聚焦于芭蕾舞者——他们跃出剧院，翩然现身街头巷尾、穿行于船厂之间，甚至漫步于巴黎的天际线上。开幕前，他与《伊周Fantastic Man》聊起自己的成长、创作和艺术信念，言谈间，他

“如果说都市漫游者是以水平方向的视线观察城市空间，那么JR则更像是都市的“登临者”，用自己的身体，以一种垂直、俯视、游移的角度来感受城市，感受世界。”

仿佛已化身作品中的芭蕾舞者，在城市建筑物的屋顶，在集装箱堆积而成的“高楼”，在巴黎郊外的移民聚居区，不时地变幻着水平或是垂直的视角，将人们的目光带向那些JR自己好奇、想要探险的世界。他希望自己的发现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角，也期待着从人们的眼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Chapter 1 消失的边界：艺术作为“通关密码”

一切还是要从“墙”开始说起。作为法国的第一代移民，JR的母亲来自东欧，父亲来自突尼斯，他从小面对的便是巴黎环城公路这道有形亦无形的“屏障”，它隔开了巴黎市中心和郊区的混凝土建筑群，同时也明确地划分了中产阶级社群和移民聚居区，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让JR似乎萌生了一种对墙，对边界的对抗意识。

于是，他喜欢爬上屋顶，俯视城市，可以想象那是个毫无阻隔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也说道，“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街头度过。所以它是我游乐场，同时也是充满可能性的景观。我想要不断地探索、探索。”于是，墙首先成为了他的“街边画廊”。

他在2004年为巴黎市郊蒙费梅伊(Montfermeil)贫民区包斯克(Les Bosquets)的年轻人们拍摄的肖像照《一代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neration)。其中就包括好友——法国导演拉吉·利(Ladj Ly)拿着摄像机当武器的形象，这些照片放大后被贴在包斯克的建筑物上。然而，在2005年10月始于这个地区发展至全法的大骚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地区的年轻人形象也在媒体报道中进一步被刻板化。而这也让JR心中产生明确的意识和疑问：人们

心中的成见又何尝不是一种“墙”？

这样一种意识将他引向了《面对面》(Face2Face)项目。这个项目事实上也源自于一个简单的疑问：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究竟有什么差别？他们为何不能和睦相处？于是，JR和伙伴马可(Marco)分别去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从两边分别选取了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形成一组，为他们拍摄肖像，放大后让他们两两成组地展示于隔离墙的两侧。面对巨大的肖像，他们询问路人是否能看出哪个是以色列人、哪个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明确地说出区别。于是，双方几乎立刻会意，对彼此“会心一笑”，也许至少在那个瞬间，边界在人们心中消失了。

或许，人们多少都期待着这样的时刻来临。当JR听闻美国将在美墨边境修建永久性围栏，便出于好奇来到位于边境围栏区域的墨西哥城市特卡特(Tecate)。当他敲开了第一扇门，出门回应的墨西哥妇女便对他说：“我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你，你可以试试对这个围栏做点什么吧？”于是，JR拍下了她的孩子基基托(Kikito)扒着婴儿床的样子，租来了挖土机填平地块，搭起了高过围栏的脚手架，最终让基基托可以“扒着边境围栏探出头来张望”。在脚手架为时一个月的租借期最后一天，JR还组织了一场横跨围栏两侧的野餐活动，野餐桌上印有一位“梦想家”的眼睛（“梦想家”指的是在孩童时期就抵达美国的无证移民）。

无论是在脚手架的搭建过程中，还是在野餐的这个短短几小时内，JR始终忧心忡忡，担心边境管理人员出来阻止这一切。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反而是各种人群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纷至沓来亲眼目睹这边界“消失”的时刻，这一刻无关政治，无关国籍，人们在此遭遇的是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共同分享美好的时刻。

正如JR在采访中强调的，“我的工作从来都不涉及政治，因为我从不发表观点。我只是提出问题。所以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从未预设自己的这些临时性装置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只是通过自己的创作提出最纯粹、最简单却也是直击人心的问题。因为他看来提问或者说质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再质疑，也不认为存在不同的观点时，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因为你没有了重新解读世界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空间。”

Chapter 2 城市的传说：当代寓言制造者

无论是在《面对面》项目还是美墨边境的《移民》(Migrants)项目，JR这些暴露在街头、带有“挑衅”意味的项目似乎总是面临着被官方问责并阻止的危险，这让JR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始终保持礼帽加墨镜的形象，这样当他卸下这副行头，便很少会有人能认出他是JR。这成为他外形装扮的“束缚”，却给予他在街头进行创作的保护。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匿名性形成的神秘感，再加上这些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艺术装置所具有的短暂性、风险性、话题性，让JR的艺术项目成为了城市的传说一般，即便没有亲眼目睹那些巨大的眼睛、下沉的卢浮宫广场，也会从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获知一二，从而产生好奇。从某种程度来说，JR的工作就是在创造新的当代社会寓言，它们将经过人们的不断发酵，产生涟漪般的多层意义。

对于来自巴西贫民窟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地区的妇女罗西特伊(Rosiete)而言，这个意义是“有人注意到我们了”。对于贫民窟的孩子们而言，他们似乎可以有亡命之徒以外的选择。对JR



对页及前页：艺术家JR在贝浩登（上海）“翩然人生”的展览现场。礼帽与墨镜是他的标志性时尚搭配，少有公众见到过其墨镜后的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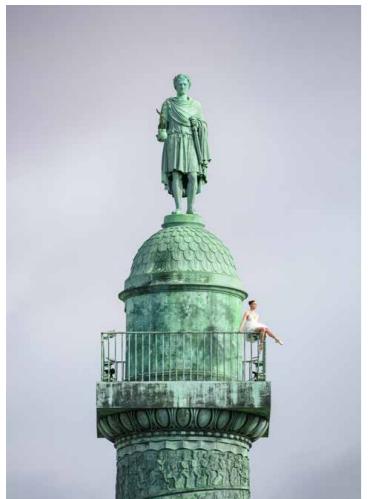


本页及对页：黑色 Chrome
Hearts 上衣为艺术家私物，
双手交叉于身前是他钟爱
的拍照姿势之一。

(106)



(107)



《芭蕾，旺多姆柱 #3，巴黎，法国，2022》，2025年



《芭蕾，凝望巴黎加尼叶宫歌剧院屋顶，法国，2014》，2025年



《芭蕾，卢浮之巅 #6，竖版，纸间系列，法国巴黎》，2021年



《芭蕾，板条箱中的芭蕾舞者 #7，纽约，2023》，2024年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艺术系列，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之眼，竖版，美国纽约，2014》，2025年



《集装箱内的芭蕾舞者，凌空起舞，法国勒阿弗尔港，2021》，2025年



《芭蕾，劳伦 5 号，横版，蒂哈查皮，美国，2022》，2024年



“JR at the Louvre”项目现场，卢浮宫，法国巴黎，2019年



《28 毫米，一代人的肖像，博斯凯城，雾中，蒙费梅伊，法国，2014》，2018年

本人而言，《女人皆是英雄》(Women Are Heroes)项目让他第一次深刻切实地感受到艺术的力量。

这一切都源自于 2008 年一则关于普罗维登西亚的新闻。一些士兵抓了普罗维登西亚的三个年轻人，并把他们交给了另一个贫民窟的毒贩，那些毒贩随即将年轻人碎尸。这个新闻让 JR 想到了曾经引发巴黎大骚乱的相似惨剧，便决定去普罗维登西亚、去现场，最终引起他关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妇女。她们遭受着战争、犯罪的一切恶果，仍然顽强地面对生活，渴望着美好的到来。正如第一天遇见罗西特伊时，她不无防备问 JR 来干嘛时，JR 回答说：“我是个艺术家。”她立刻说道，“我们这里太缺艺术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开启这个项目的关键。

尽管他们在贫民窟的主要阶梯上贴照片时，不小心被卷入了军方与毒贩的交火；尽管 JR 需要辛苦地挨家挨户地问他们是否愿意在自己家外墙贴上照片。但是当一张张妇女的脸出现在半山腰的村寨房屋上；当 2009 年 JR 将她们的肖像带到里约热内卢街头的拉帕拱门上被人们看见；当 JR 为贫民窟打造黄房子，为孩子们提供文化课程。一切都在慢慢地发酵，从抽象的愿望转变为可能实现的寓言。

Chapter 3 连接众生：艺术能改变世界吗？

经过多年马不停蹄地在全世界完成的各种项目，JR 可以说已经无数次遭遇这样的时刻，让他对自己当初的疑问：艺术能改变世界吗？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他在采访中便坚定地说道，“因为艺术能够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而通过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你就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我仍然坚信不疑的事情。”

然而，他仍然选择用问句的形式命名自己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艺术能改变世界吗？基金会”(Can Art Change the World? Inc.)。也许是借此激发人们的思考、疑问，进而用自己的实践来参与到基金会项目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由艺术连接彼此的社群也应运而生，产生更大、更积极的效应。

2011 年获得 TED 奖后，JR 发起了《由内而外》(Inside Out Project)项目作为一项实验。他邀请世界各地的社群、组织，将他们自己拍摄的肖像照片数据发给《由内而外》项目，由他们进行放大、印刷并寄回给申请方，让他们能够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这些黑白肖像，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让这些或许是边缘的、少数的群体能够被看到。如今，全球已经有超过 55 万人参与到这个项目，遍布 154 个城市，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参与式艺术项目。而这一切之所以得以实现，不得不归因于 JR 简单甚至直白的工作方式——纸张加胶水，只要这两种东西，人们便可以在公共空间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同样地，特哈查比 (Tehachapi) 监狱作为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关押的都是被监禁近十年，大多数是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没有假释机会的重犯，在这里开展拍摄项目具有非一般的意義。JR 以艺术家的身份，向 28 位参加项目的囚犯介绍了自己在贫民窟进行拍摄的经历，回答了他们对项目的疑惑。尽管大多数人依然不明所以，但依然配合 JR 完成一个个的拍摄，并愿意录下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转变就发生在由这些囚犯、狱警和 JR 工作室成员共同完成大操场地面的照片拼贴工作，大家合力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 338 条纸带的拼贴，在地面上形成了囚犯们一起望向天空的合影。

随着这些肖像和故事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这些囚犯停下的时针仿佛又开始走动。多年未探望的女儿，在听了囚犯父亲的故事后，开

始愿意来看望父亲；年轻不懂事在脸上纹了纳粹标记并混入黑道的凯文 (Kevin)，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并主动了解家人在纳粹期间受迫害的历史。当时参与项目的囚犯在几年后大多数获得了减刑或者转至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特哈查比的故事仍然继续着，它生动地诠释着人们被听见、被看见、被连接所能获得的力量，而艺术则是一座美丽的桥梁。

相对于这些人的被看到、被听到，大多数人或许永远不知道卸下礼帽和墨镜后的 JR 真面目，也不知道 JR 的真实姓名，但他会告诉我们，“JR 的意思是，我依然是那个努力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孩子。现在的我和 15 岁时那个爬上巴黎及其郊区屋顶的我没什么两样。”我们可以把“JR”理解为“junior”的缩写，他始终保持着“年轻”的状态。

尤其是当被问到他的创作动力时所说的，“我就是保持行动，通过四处走动、与人相遇、保持好奇、保持活跃，这是我保持创造力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我不要放慢脚步，我想这就是我的方法。”这也让人想到他作品中的那些芭蕾舞者，他们时而站在巴黎加尼叶宫歌剧院屋顶，排列成巨大的眼睛凝视我们；时而去到法国勒阿弗尔港的集装箱中，跟随巨型手指“凌空起舞”；又或者在卢浮宫的尖顶、在旺多姆柱的围栏上保持着轻盈灵动的体态，甚至在板条箱中休憩，这些芭蕾舞者跟随着 JR 始终行动、始终在旅途中。

— WRITER PLUG (关于作者)
袁璟，工作、生活于上海，深度宅家撸猫党，一个以消极态度对抗世界的写作者兼译者，译著有《设计与真理》《巴比伦空中花园》《奈良美智：始于空无一物的世界》等。